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何瑾

瑾一作璀之爲車騎參軍有集十一卷

悲秋夜

欣莫欣兮春日悲莫悲兮秋夜伊秋夜之可悲慉沈懷于遠情歎授衣于豳詩感蕭瑟于宋生天寥廓兮高褰氣淒肅兮厲清燕沂陰兮歸飛雁懷陽兮寒鳴霜凝條兮漼漼露霑葉兮泠泠藝文類聚三御覽十四又二十三

卞範之

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太元中自丹陽丞爲始安太守安帝初桓玄引爲江州長史歷丹陽尹進征虜將軍散騎常侍玄篡位進侍中後將軍封臨汝縣公遷尚書僕射玄平斬于江陵

杖贊

口口嘉名，蘿蘿雲質，口而杖之，吕協天秩。書鈔一百三十三

無患枕贊

器物多碎，君子攸宜，有去有取，慶合患離，覺寐枕玩，功用全施。書鈔一百三十四

卞嗣之

嗣之元興初為中領軍，桓玄篡位，進侍中。

沙門應致敬啟

十二月三日，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郎臣袁恪之等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宏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召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啟之禮，豈廢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啟可，紀識課啟。沙門不拜俗事二

再啟

侍中臣嗣之等啟事，重被明詔，崇沖挹之至，履謙光之道，愍情眷眷，猶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于上，然卑高之禮，化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羣心，永為來式。請如前啟，謹啟。沙門不拜俗事二

三啟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如右，陛下至德圓虛，使吹萬自己，九流各徇其美，顯昧并極其致，靈澤幽流，無思不懷，羣方所以資通，天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盡為本，道達為功，自斯以還，蓋是斂麤之用耳。神理淵邈，求之于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無虧于持戒，若行道不失其為恭，王法齊敬于率土，道盡兼隆，內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疏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

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讚沙門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旣昇道化無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關請如先所啟攝外施行謹啟沙門不拜俗事二

四啟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淵通道冠百王伏讀仰歎非愚賤所逮尊王祇法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敎所守明詔超邈遠略常均臣暗短不達追用愧悚輒奉詔付外宣攝謹啟永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沙門不拜俗事二

卞承之

承之字敬宗安帝時爲光祿勳有集十卷

鵝賦序

鳥眞野之性備于俯仰之間專視緩步有自卑之志御覽九百二十五

溝井贊

爰有遼兆、洌彼下泉、引流重壤、合𣿅靑天、蘊甘澄潔、湛爾終年、圖象懷惻、寄旨嘉茎、藝文類聚九

無患枕贊 并序

無患木名也、言人枕之無患也、御覽七百七

爰茲素朴、名爲吉始、匠人斯製、以獻君子、藝文類聚八十九 御覽九百五十九 長隔災氣、永集靈祉、展轉枕之、㾓寐含喜、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

樂社樹贊 序

余門前有一社樹、盤根疏柯、以非近世所植、抗秀路左、流陰庭宇、莊周喻道于商丘之木、匠石辨才于曲轅之櫟、由斯而觀之、固可以悟微矣、御覽五百三十二

甘蕉贊

扶疏似樹、質則非木、高舒垂蔭、異秀延矚、厥實惟甘、味之無足、藝文類聚八十七 御覽九百七十五

懷香贊

有冉惟翠，因實制名，濛濛綠葉，荏苒弱莖，寄芬微風，寓秀閑庭，懷而芳之，爲歡于情。藝文類聚八十一

湛方生

方生爲衞軍諮議參軍，有集十卷。

風賦

有氣曰風，出自幽冥，蕭然而起，寂爾而停，雖宇宙之洪遼，倏俄頃而屢經，同神功于不疾，等至道于無情。胡馬感而增思，風母殞而復生，啟慘冬之潛蟄，達青春之句萌，因嚴霜以厲威，順和澤以開榮，故君德喻其靡草，風人假以爲名。及其猛勢將奮，屯雲結陰，洪氣鬱彿，殷雷發音，勃然鼓作，拂高凌深，天無澄景，嶺無停林，六鷁爲之退飛，萬竅爲之哀吟。亦有飄泠之氣，不疾不徐，飂飂微扇，聲清響舒，王喬以之控鶴，列子以之乘虛。若乃春惠始和，王褐初釋，

遨步蘭皋，遊眄平陌，嚮詠空嶺，朗吟竹柏，穆開林以流思，疏神襟以清滌，軒濠梁之逸興，暢方外之冥適。藝文類聚一　初學記一

懷春賦

夫榮凋之感人，猶色象之在鏡，事隨化而遷迴，心無主而虛映，眄秋林而情悲，遊春澤而心恰，孰云知其所以，乘天感而叩性，雖四時之平分，何陽節之清淑，日婉變以舒和，氣有仁而無肅，雷發響于南山，雨瀨澤于四瀆，啟潛蟄于九泉，收靈虵于天庭，修虹煥綠以東風，幽澗泮冰而流清，鴻飄翮于歸風，燕銜泥而來征，鶯鳥感仁而革性，鵲鳩乘化而變聲，麥芃芃而含秀，桑藹藹而敷榮，華照灼以爛林，葉婀娜以媚埜。藝文類聚三　初學記三　御覽二十

秋夜

悲九秋之為節，物凋悴而無榮，嶺穨鮮而殞綠，木傾柯而落英，巖代謝以惆悵，覩搖落而興情，信皋壤而感人，樂未畢而哀生，秋夜

清兮何秋夕之轉長夜悠悠而難極月皦皦而停光播商氣以清溫扇高風以革涼水激波以成漣露凝結而爲霜凡有生而必凋情何感而不傷苟靈符之未虛孰茲戀之可忘何天懸之難釋思假暘之冥方拂塵襟于玄風散近滯于老莊攬逍遙之宏維總齊物之大綱同天地于一指等太山于毫芒萬慮一時頓渫情累豁焉都忘物我泯然而同體豈復壽夭于彭殤藝文類聚三

星傾暉以流素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四

氣入肌以淒凜風灑林而蕭索同上

白露霏以靜降同上

遊園詠

詠茲境之可懷究川阜之奇勢水窮清以徹鑒山鄰天而無際乘初霽之新景登北館以悠矚對荊門之孤阜傍漁陽之秀岳乘夕陽而含詠杖輕策以行遊襲秋蘭之流芬幙長猗之森脩任緩步

昔升降。歷丘墟而四周。智無涯而難恬。性有方而易適。差一豪而遂乖。徒理存而事隔。故羈馬思其華林。籠雉想其皐澤。彼流客之歸思。豈可忘于疇昔。藝文類聚六十五

懷歸謠

辭衡門兮至歡。懷生離兮苦辛。豈羈旅兮一慨。亦代謝兮感人。四運兮道盡。化新兮歲故。氣慘慘兮凝晨。風悽悽兮薄暮。雨霏霏兮交紛。重雲兮四布。天地兮一色。六合兮同素。山木兮摧披。津壑兮凝冱。感羈旅兮苦心。懷桑梓兮增慕。胡馬兮戀北。越鳥兮依陽。彼禽獸兮尚然。況君子兮去故鄉。望歸塗兮漫漫。盼江流兮洋洋。思涉路兮莫由。欲越津兮無梁。藝文類聚二十九

上貞女解

伏見西道縣治。下里龍憐。年始弱笄。出適皮氏。未逾半年。賢京殞沒。京兄弟三人。相尋殂落。外靡期功之親。內絕肩嗣之繼。憐貨其

父母之貧躬親機杼之勤數年之間三喪俱舉四節乖嘗于今不輟志存匪石之固行無片言之玷賢良屢聘誓而弗許守節窮居于今五十餘年矣詳觀之遺烈書于記傳者或毀髮膚之體以絕求者之望或自經溝中苟全不奪之志雖操存而身亡行立而形虧寡能兼全其道始終若斯者也憐蓋草萊之婦人耳生于幽谷之中長于荒榛之下目不見尺素之文耳不聞今古之說師心率已蹈茲四德抑可謂稟靈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而彤管未揮令問不彰非所以表賢崇善激揚貞風也 藝文類聚十八

修學校教

貴郡之境山秀水清巖巢雲霞之標澤流清曠之氣荆藍之璞豈不在茲 藝文類聚三十八

七歡

有巖棲先生者學道養生離親絕俗漱清泉蔭茂木慕赤松之清

廡乃登崿而絕蹤朝隱大夫尋條披葉往而問之曰營中都以起館指土圭以正宮宅既平而士沃寘商旅之所通究精巧之妙思盡土木之所殫南軒高館北連修堂左亙東序右列西廂飛甍雲構軒軒翩翩連棟抗榱若飛若翔幽龍納響素壁流光乃有傾城之色玉質鳳章手習清弄心達宮商子能從我而觀之乎

大夫曰歲季月除大蜡始飭繁霜朝氛淒風夕發策龍駟以偕逝問虞人于中林審蹊徑之所由知此澤之多禽前批猛獸後拉黃羆鷙不得發爪不暇施此遊獵之壯觀子能從我而觀之乎

大夫曰青陽開運和氣流入天無纖翳地無飛塵五湖靜波四瀆凝津命向方之嘉友聊汎舟以遊春此舟檝之駿遊子能從我而乘之乎

大夫曰有嵥山之孤桐生千仞之峻嶠乘危巖以託根間丹霞而竦標若麗葩之淒切困迅風之蕭條若乃清秋遙夜器朗茲徹閑

心理氣臨流鏡月伯牙揮爪以清弄鍾期中曲而撫節子能從我
而聽之乎
大夫曰良疇沃壤傷山之阿雲澤洋其根春露染其禾上蔭玄雲
輕蕩下流石泉清波含山澤之清潤結玉實于秋霜膺嘉穗以精
微璀冰散而珠光釀綠醪于九秋蘊二日于三陽米望瓣而冰消
穬未啟而流芳此五穀之精液子能從我而嘗之乎
大夫曰生乎三季之世陽乎大國之閒戎馬生于郊畿英雄森以
比肩意氣冠宇宙毫勢抵巨山強虜元帥懸首太白勳勒王府功
刊金石此不世之奇遇也子能從我而立之乎
大夫曰蓋聞至道以無主員應變備以內盛無窮陰陽以爍爍成
化五行之守分相攻是以撫往運而長揖因歸風而迴軒挂長纓
于朱闕反素褐于丘園睢閑風于林下鏡洋流之清濁仰濁酒以
箕踞聞絲竹而臨言

廬山神仙詩序

潯陽有廬山者盤基彭蠡之西其崇標峻極辰光隔輝幽澗澄深積清百仞若乃絕阻重險非人跡之所遊窈窕沖深常含霞而貯氣眞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眞之苑囿矣太元十一年有樵採其陽者于時鮮霞褰林傾暉映岫見一沙門披法服獨在巖中俄頃振裳揮錫淩崖直上排丹霄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既白雲之可乘何帝鄉之足遠哉窮目蒼蒼翳然滅跡 藝文類聚七十八

羈鶴吟序

鄉人王氏有養鶴者摧翮虞人之手心悲志喪後三年羽翮既生翻然高逝有感余懷乃爲之吟 藝文類聚九十

木連理頌

相彼神奇遠見禎祥同根連柯本枝俱昌皇基增構靈祚惟長運隆周室道均三王丕顯奕世依風載揚 藝文類聚九十八

老子贊

叙由嚴宗化必有資深矣若人乃作皇師亦參儒訓道貫希夷恂恂孔父是敬是祇（藝文類聚七十八）

孔公贊

文王既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龍見九二闡化繫象素王洙泗發揮中葉道映周季（藝文類聚二十 初學記十七）

北叟贊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迷之橫生欣恥滔滔北叟獨亮玄理喪馬弗希折肱愈喜淡哉一生無泰無否（藝文類聚三十六）

庭前植稻苗贊（初學記作孫楚苗贊）

蒨蒨嘉苗離離階側弱葉繁蔭圓株疏植流津沃根輕露灑色（藝文類聚八十五 初學記二十七）

長鳴雞贊

精心妙覺。獨曉冥冥。風雨如晦。不儛其鳴。藝文類聚九十一

靈秀山銘

巖巖靈秀。積岨幽重。傍嶺闢岫。乘標挺峯。桂柏參幹。芝菊亂叢。翠雲久映。爽氣晨蒙。龍疏林穆穆。閑房幽室。冬暄清蔭。夏涼神木奇生。靈草眞香。雲鮮其色。風飄其芳。可以養性。可以棲翔。長生久視。何必仙鄉。藝文類聚七

弔鶴文

余以玄冬修夜。忽聞階前有鶴鳴。遡寒風而清叫。感淒氣而增悲。厲聽未終。余有感焉。乃爲文以弔之。

惟海隅之奇鳥。稟秀氣以誕生。擬鸞皇而比翼。超羽族而獨靈。濯冰霜之素質。颺九皋之奇聲。啄荒庭之遺粒。漱絶澗之餘清。望雲舒而息翮。仰朝霞而晨征。擬王子之靈鸞。繫虞人之長纓。辭丹穴

之神友、與雞鶩而同庭、軒天衢而奔想、顧樊籠而心驚、獨中宵而增思、負淸霜而夜鳴、眷沖天之儔爾、曾不殊于鳥雀、稟脩壽之修期、忽同彫于秋薄、匪物之足悲、傷有理而橫落、藝文類聚九十

張新安

張失其名、字元興、初新安太守、

荅譙王論孔釋書

仰復淵旨、匪邇伊教、俯惟未造、翱躬汎對、竊㠯爲遂通資感、涉悟籍緣、誠微良因、則河漢滋惑、故待問擬乎撞鐘、啟發俟于憤悱、夫妙學窮理、乃聖乃神、光燭八維、頫仰覩九有、然而運値百齡、脩均萬劫者、豈非嘉緣未構、故業化莫孚哉、是㠯聖靈輟軌、斯文莫載、靡得明徵、理歸、指斥宗致、祇㠯微緬、婉而成潛、徙冥造之生、導三世之源、積善啟報應之徹、綢繆昭仁蒐之旨、弘信旣㠯漸漬、習成吝滯日祛、然後道暢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舞熒、八斯

草假資知放華獨成文宜未旭非旨睽合異逍訴理均而俱蹟者附會玄道，孰爽冒言，謬犯不避，輕率狂簡。（叔明集十二）

羊孚

孚字子道，泰山南城人，歷太學博士，兖州別駕，桓玄爲太尉，以爲記室參軍。

詣桓玄牋

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藴，明公啟晨光于積晦，澄百流以一源。（世說文學篇注）

雪贊

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暉。（世說文學篇又藝文類聚二、御覽五百八十八）

徐道覆

道覆，盧循姊夫，元興中，循據廣州，以爲始興太守，義熙中，與循入寇，敗歸，劉藩孟懷玉擊斬之。

馳使報盧循

毅兵衆甚盛，成敗事係之于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天下無復事矣，根本既定，不憂上而不平也。宋書武帝紀上，道覆聞劉毅南上，馳使報循

劉瑾

瑾，元興末為太常卿，有集九卷。案初學記引為宋人，今從隋志

甘樹賦

伊冥造之緜緜兮，纘羣象于成遇，嗟杏草之森秀兮，將歸美于甘樹，誕寄生于南楚兮，播萬里而東布，浸冷泉以播根兮，疎遐條以承露，結密葉以舒蔭兮，滌纖塵以開素，仰清氣以旭晨兮，流惠颯于薄暮，雖飛樂于園沼兮，契蒼松之貞趣，時屢遷而彌貞兮，凌寒暑而一度。初學記二十八

殷祭議

殷無定月，依時致敬，其禮意尚簡，去年禍雖于日有差，而情典允

備宜仍舊爲正。通典四十九元興三年

又議

臣尋升平已後殷祭皆在用內。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三十月輒殷。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書非常。若臣啟不允。則責失奏彈。通典四十九義熙三年

劉潤之

潤之元興末爲尚書左丞。

殷祭議

泰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建用十月。本非正期。不應即以失爲始也。宜以反初四月爲始。當用三年十月。宋書禮志三義熙三年通典四十九作元興三年

陳舒

舒元興末爲博士。

議殷祭表元興三年

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祭，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閒含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議合矣。通典四十九

武陵王招魂葬議

先太保生沒虜場，求依太傅故事招魂葬，案禮無招魂葬之文，時人往往有招魂葬者，皆由孝子哀情迷惑，宜以禮裁，不應聽遂。通典一百三

徐虔

虔，元興末，為博士。

后服未終廢樂議

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猶譏之，今宜不懸。周禮有凶則弛懸，今天子蒙塵，播王不宜作樂，但先人亚祀不可廢耳。魯莊公主已入廟，閔公二年吉禘，猶曰未可以吉，是不係于

入廟也謂不宜設樂通典一百四十七符問章皇后雖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當作樂不博士徐虔議　案穆章何后崩于元興三年時桓玄挾帝西上武陵王遵承制故云攝王也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曹述初

述初，元興末爲太常博士。

難徐邈殷祭議

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礿，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通典四十九　元興三年

出後者卻還爲本父服議

或曰：甲有子景，後叔父乙。甲死，景已降服周。涉數年，乙之妻又亡。景服父在爲母之服。今叔父自有子，景既還本，當追服甲三年服否？若遂即吉，則終身無斬縗之服。博士曹述初議曰：禮，大宗無子，族人以支子後之，不爲小宗立後，明棄親即疏。叔非大宗，又年尚少，自可有子。甲以景後非禮也。子從父此命不得爲孝。父亡則周，

叔妻死制毋服于義謬也今歸本宜制重以全父子之道

或難曹曰禮日月過而後聞喪則有稅服當聞喪之日哀情與始遭喪同是以聞喪或在數十年後猶追服重甲死景卽知喪哀情已敘為出後降周者服制耳三年之喪稱情而立聞父喪積年哀戚久除今更制重是服非稱情之義若依稅服失其類矣且子為父不過再周景當為甲已服周矣今復制重是子為父服三周也豈禮意乎荅曰景于禮無後乙之義景既不得成重側于乙又闕父子之道人子之情豈得無追遠之至戚乎就使情輕于日月已過而後聞喪服父之禮豈可便廢今以哀戚久除方制重服為難過矣父之于子兼尊親之至重禮制斬縗三年明其兼重也齊縗周服非所以崇尊親之至重景雖當為甲服周豈禮也哉而數以為父三周乎

或難曰禮婦人有父喪未練而夫家遣之則為父服三年既練而

見遺則已猶如爲人後者亦爲所後斬縗三年爲父服周服制既同則義可相準若甲死未練而景歸則應爲三年今喪已久于禮不應追服荅曰禮婦人適人則降父服周爲夫三年既練而見遣父服除矣重制已成于夫故雖及父母之家父亡不得復爲父服三年不二斬之義也婦人于禮得成其重制于夫景于禮無後乙之義雖甲喪久除而景歸既已不得成重于乙今又不爲甲追制重服是景爲人子終無服父之道也

張湛謂曹曰禮所稱爲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乙雖無子于禮不應取後于甲甲之命景景之從甲皆爲違禮若如前議則兄弟以子相養者代代有之此輩甚衆時無譏議蓋同系一祖兄弟所生猶如己子非犯禮違義故也雖非禮之正義亦是一代成俗由來故事豈可以甲命獨爲非禮景從便爲失道此之得失自當與代人共之耳今

所疑于景既當持服與不議者吕爲景歸宜制重引稅服爲例恐非明證夫稅服者自謂日月已過而後聞喪聞喪之日即初死之時爲制服之始今月數得全哀情得叙爲人後者父終則盡心極哀但過于所後抑情降服吕尊父命及其還歸論喪則已積年即事則必有降殺而方後追所謂不稱情者矣過時而不知喪則是平吉之人既初聞之則同于始死與喪過而歸何得爲例若謂景既不得全重制于乙又闕子道于甲故更服重即所謂全父子之道猶非稅服乎又設難云婦人父喪既練而見遣爲父服周吕準爲人後者既還所生父喪已久于禮不追此議何疑若曰正吕婦人得成制于夫景不得成重制于乙今景于禮誠無後乙之義然據受父命爲人子與婦人出適者皆爲本親降服一等爲所後及夫制服三年其義正同也今吕婦人既練見遣重制已成于夫故不爲父三年今謂景本不應爲乙後然景既奉命爲乙子則許其降本

親之服及其喪過而歸則重制成于所後矣若不服重制其本親乃豈可終身無斬縗之服直是率臆而言無所依據耳通典九十六

集解明宗義

其士大夫之嫡者此爲諸侯別子之後也或母弟之子孫或庶弟之子孫位爲大夫者各祖別子爲始祖各宗其嫡爲大宗嫡庶子小宗之後猶不得爲嫡故通稱嫡以明之後代皆應同正也通典七十三

公子有宗道者禮諸侯不服庶子先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私相服也夫兄弟之恩既不可以無報親戚羣居又不可以無主故君必命長弟以爲之宗宗立而後相服相服之義由于其宗故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宗者公子之公謂君之庶弟受命爲宗者也其有功德王復命爲諸侯尊羣庶所不敢宗故此君復命其次庶代己爲宗主士大夫羣庶之在位者也通典七十三

劉柳

柳字叔惠、南陽人、司空喬曾孫、累官尚書左右僕射、後將軍、吳國內史、歷徐兗江三州刺史、封都鄉亭侯、義熙十二、年、除尚書令、卒、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薦周續之于太尉劉裕

臣聞（案刺史與太尉牋不稱臣此宋書追改耳）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遊外暢于冥內、體遠形于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于時艱、明揚之旨、潛感于窮谷矣、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遺、榮華與飢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昆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假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

廢晉。宋書周續之傳、江州刺史劉柳薦之于高祖、俄而辟爲太尉掾、不就

劉毅

毅字希樂、小名盤龍、彭城沛人、仕爲州從事、桓弘以爲中兵參軍、桓玄篡位、與劉裕何無忌等起兵、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進使持節、兗州刺史、事平、爲撫軍將軍、進都督豫州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督宣城軍事、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鎭姑孰、爲徐道覆所敗、降爲後將軍、尋轉衛將軍、江州都督、移鎭豫章、進都督荊甯秦雍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加督交廣二州、爲劉裕所破、自縊

乞還終喪表

弘道爲國者、理盡于仁孝、訴窮歸天者、莫甚于喪親、但臣凡庸、本無感概、不能隕越、故其宜耳、往年國難滔天、故志竭愚忠、靦然苟存、去春鑾駕迴軫、而狂狡未滅、雖姦凶時梟、餘燼竄伏、感懷寡方、

文武勞弊微情未申顧景悲憤今皇威遐肅海內清蕩臣窮毒艱穢亦已具于聖聽兼羸患滋甚衆疾互動如今羸頓無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語其事也亦可以沒乞賜餘骸終其丘墳庶幾忠孝之道獲宥于聖世晉書劉毅傳初毅丁艱在家及義旗初興遂墨絰從事至是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以終喪禮

鎮姑孰上表

忝任此州地不為曠西界荒餘密邇寇虜北垂蕭條土氣強獷民不識義唯戰是習逋逃不逞不謀日會比年以來無月不戰實非空乏之所能獨撫請輔國將軍張暢領淮南安豐梁國三郡南齊志六義熙

二年

請移江州軍府于豫章表

臣聞天以盈虛為道治晉書作迺政以損益為義晉書作道時否而政不革民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于已危拯塗炭于將絕自頃戎車

屢竄、(當書作賤)干戈溢境、所統江州㠯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力弱民慢、而器運所纖、自桓玄㠯來、驅蹙殘毀、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對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單力竭、無㠯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改移、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臣謬荷增統、傷慨兼懷、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民㠯息務為大、武略㠯濟事為先、今兼而領之、蓋出于權事、因藉既久、遂為常則、江州在腹心之中、憑接揚豫藩屏所倚、實為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出權計、㠯溫嶠明達、事由一己、猶覺其弊、論之備悉、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司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為國恥、況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一、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其州郡邊江、民戶遼落、加㠯郵亭嶮闊、畏阻風波、轉輸往還、常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㠯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治豫章、處十郡之中、厲簡惠之政、比及數年、可有生氣、

且屬縣凋散亦（晉書作示）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休止亦謂應隨宜幷減吕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州部吕來甚有恤民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示有防遏可即州府千兵吕助郡戍（晉書劉毅傳　宋書庾悅傳）

請兼督交廣表

荆州編戶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準（晉書劉毅傳）

請吕幷州刺史劉道規鎮夏口

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控接湘川邊帶漬沔請幷州刺史劉道規鎮夏口（南齊州郡志下）

何無忌

無忌東海郯人劉牢之甥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爲東海王元顯中尉加廣武將軍起兵討桓玄爲輔國將軍琅邪內史桓玄

平。進右將軍。豫州刺史。未之職。遷會稽內史。義熙二年。遷江州刺史。封安城郡公。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拒盧循別將徐道覆。戰敗握節死。贈侍中司空。謚曰忠肅。

以竟陵還荊州表

竟陵去治遼遠。去江陵正三百里。荊治所立。綏定郡民兵參入此境。郡治常在夏口。左右欲資此郡。助江濱戍防。以竟陵還荊州。又司州弘農揚州松滋二郡。寄尋陽。人民雜居。宜並見督。南齊州郡志上

難釋惠遠沙門袒服論

見答。問袒服指訓兼弘。標末文于玄古。資形理于近用。使敬慢殊流。誠服俱盡。殆無間然。至于所以明順。猶有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在時而用。是以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釋之與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于因循不同。必無逆順之殊。明矣。故老明兵凶處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後而

要其旨可見盜可寄至順于凶事表吉誠于要容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男輿櫬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測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想更詳議合內外有歸 弘明集五

諸葛長民

長民琅邪陽都人桓玄引為平西司馬以貪刻免玄篡位與劉裕等起義為揚武將軍進輔國將軍宣城內史以興復功封新淦縣公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初進使持節督青揚二州軍事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轉督豫州揚州之六郡軍事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尋監太尉留府事為劉裕所殺

請徙青州治京口表

此蕃十載豐故相襲城池崩毀荒蕪散伏邊疆諸戍不聞雞犬且犬羊侵暴鈔掠滋甚 南齊書州郡志上義熙二年諸葛長民為青州從山陽時鮮卑接境長民表

劾郭澄之表

妖賊伐船集木而南康相郭澄之隱蔽經年又深相保明屢欺無

忌罪合斬刑晉書諸葛長民傳

貽劉敬宣書

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

之宋書劉敬宣傳南史十七

孟昶

昶字彥遠平昌人為廣陵主簿桓玄篡位與劉裕等起義為長

史安帝反正拜丹陽尹尋監中軍留府事廬循入寇仰藥死

臨死上表

臣裕北討衆並不同惟臣贊裕行計致使強賊乘間社稷危逼臣

之辠也今謹引分以謝天下宋書武帝紀上

劉穆之

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為江敳琅邪府主簿元興中

從劉裕起義軍署府主簿遷尚書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子轉中軍太尉司馬加丹陽尹建威將軍進前將軍遷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義熙十三年以未遣宋公九錫憂卒贈散騎常侍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宋受禪進封龍陽縣侯謚曰文宣公（案穆之爲宋佐命而其死與漢末荀彧略同故編入晉末）

書

所欲足下家獎耳倉卒無脉故推遷不得不相用事已御出密復吾所得迴復足下且當就之公還當思更衡啟中師情事也劉穆之白（淳化閣帖三）

朱超石

超石沛郡沛人右將軍齡石弟初爲桓謙衞軍參軍又爲何無忌輔國右軍參軍遷劉裕車騎參軍尚書都官郎復補中兵參

軍寧朔將軍沛郡太守後爲河東太守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侯義熙十四年與殷仲文俱爲桓玄所擒見殺

與兄書

登北邙遠眺眾美都盡光武墳邀杳甚美今奉送其核藝文類聚七又八十七御覽九百六十八

洛水道路本好青槐映蔭可愛御覽一百五十八又一百九十五洛水作洛下映蔭作蔭映

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圓以通水可受大舫過也水經穀水注一本末有奇制作三字

千金堤舊堰穀水魏時更修謂之千金塢

陸雲臺上有奇井望之幽然投一石子鄉之久方聞聲

石經大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驂羅相接

羊徽

徽字敬猷泰山南城人義熙初劉裕鎭京口以爲記室參軍遷

中書郎直西省出爲西中郎長史河東太守有集十卷

木槿賦

有木槿之初榮藻衆林而閒色在青春而資氣逮中夏以呈飾挹

宵露以舒采曜晨景而吸艷藝文類聚八十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馮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周祗

祗字穎文陳郡人義熙初爲國子博士有集二十卷（宋藝文類聚已爲宋人今從隋唐志列于晉）

月賦

二氣理化精者能鏡陽得一已朗且月代終而夕映其狀也氣融潔而昭遼質明潤而貞虛弱不廢照清不激汙（藝文類聚一）

枇杷賦並序

昔魯季孫有嘉樹韓宣子賦譽之屈原離騷亦著橘賦至于枇杷樹寒暑無變負雪揚華余植之庭圃遂賦之云

名同音器質貞松竹四序一采素華冬馥霏雪潤其綠蕤商風理其勁條望之冥濛即之疏寥（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七十一）

與劉裕書諫伐蜀

自義旗之建、所征無不必克、此可謂天人交助信順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頃五穀轉豐、民無饑苦、劫盜之患、亦爲弭息、此誠漸足無事、宜大盈治本、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爲不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泝流天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指成都、禽譙氏者、復是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然益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之內、殆無孑遺、計得彼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艱險、雨雪方降、驅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土、其中疾病死亡、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力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若忽使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況今泝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云彼親離衆叛、衆謂不然、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

日之事若衆力離散亦何㠯致此首所遣兵皆爲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矣爲治者固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不息誅翦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修之家雖不盡不應㠯得死爲限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今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而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闕門之外非所宜豫苟有其心不覺披盡宋書

劉敬宣傳義熙三年萬祗表遣敬宣率
衆五千伐蜀國子博士周祗書諫不從

執友箴

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鸞飛爰逮姬衰俗遂凋成交緣利昵用固僞情谷風興哀繁霜夏零道之未盡弘焉由人自室有廻過門則覩微言絲繳清談輟響金雖能照塵積翳朗西河感離口悟投杖慊慊文侯友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落落喬札遨遊莊惠解帶一遇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

重太山道輕鴻毛人而益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柏冬青。藝文類聚二十一又初學記十八引兩條

祭梁鴻文

晉隆安四年十一月陳郡周穎文以溫藻行潦祠于梁先生之墓夫子邁志貧賤塵垢雕俗骨秀風霜性澹寡欲娶待偕隱之儷文絕陪臣之錄遂負篋周魯之郊逆旅吳會之阿可謂高奇絕倫孤生莫和者也後學撫櫝得人在文忽以知命而展其墳芒芒積草有馥餘芬昔先生過延陵而想季經海隅而感逝苟踐迹而趣合亦斷金于當年。藝文類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二十六

殷闡

闡義熙初會稽內史何無忌引為掾屬後為相國主簿有集十卷。

祭王東亭文

昔少年之契，敬與東亭王侯之蕭蓋，闇朗鑑不厲，精金能照，君昌琅琅，資君明要，少長風流，舉契理調，事據皇家，道在君子，寬誠外內，寄心篤思，契同風義，義貫終始，自昔桑梓，莅于茲，五載不覩，何日不思，嗚呼若人，奄隨化遷，古之遺愛，猶或興言，承凶愴慨，然留連。藝文類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二十六

案王珣封東亭侯，隆安四年卒。

顧修其

修其，義熙初，爲吳令。

上言柿瑞

西鄉有柿樹，殊本合條，依舊集賀。御覽九百七十一引義熙起居注，二年正月上言，詔停之。

卞道

道，義熙中，爲治書侍御史。

奏彈劉毅

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牋，遂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殺

以道盛身有疾爵輒復停省案毅勳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于先而弗請于後閫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子毅舅甥制不相糾臣請免毅官宋書鄭鮮之傳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于毅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詔無所問

陳茂先

茂先潁川人太尉準七世孫嗣封廣陵公

上表自陳

祠部郎荀伯子表臣七世祖太尉準禍加淮南不應濫賞尋先臣以翦除賈謐封海陵公事在淮南遇禍之前後廣陵雖在擾攘之際臣祖乃始蒙殊遇歷位元凱後被遠外乃作平州而猶不至除國良以先勳深重百世不泯故也聖明御世英輔係興曾無疑議以爲濫賞臣以微弱未齒人倫加始勉視息封爵兼嗣伏願陛下追錄舊勳特垂矜察宋書荀伯子傳義熙九年伯子上表故太尉廣陵公陳準黨翼孫秀禍加淮南謂廣陵之

國宜在制勝潁川陳茂先上表 宋書紀永康元年八月光祿大夫陳準爲太尉錄尚書事

韓延之

延之字顯宗、南陽堵陽人、義熙中、建威將軍司馬休之呂爲錄事參軍、轉平西府治中、與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入關、又奔于魏、爲虎牢鎮將、封魯陽侯、

報劉裕書

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今辱來疏、始知呂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愛待物、當于古人中求耳、呂君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呂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呂大過、而當嘿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諮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之懷、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興兵戈、自義旗秉權呂來、四方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逕表

天子邪譙王為宰相所責文表廢之經正何歸表使何因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内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示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眞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劉藩死于閶闔之門諸葛斃于左右之手甘言詫語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性命以過日心企太平久矣吾誠鄙劣嘗聞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任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于地下不復多言（晉書司馬休之傳宋書武帝紀北魏書韓延之傳南史宋本紀）

劉程之

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之後初為府參軍歷宜昌柴桑令去職與周續之陶潛皆不應徵命號尋陽三隱劉裕以其

不屈。旌其號曰遺民。有玄譜一卷集五卷。

廬山精舍誓文

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廬山之陰般若雲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推斯一會之眾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于寢夢欣歡百于子來于是靈圖表暉景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啟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克心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卽

我師友之儀、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
幽極、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馳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于
雲嶠、望兼全于幽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齊之道、然後妙觀大
儀、啟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遣、藉扶容于中流、蔭瓊柯以永言、
標雲衣于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
三塗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眾靈以繼軌、指太息以為期、究茲
道也、豈不弘哉、釋藏華九又百五

致書釋僧肇請為般若無知論釋

遺民和南、頃餐徽聞、有懷遙跂、歲末寒嚴、體中如何、音寄壅隔、增
用抱蘊、弟子沈痾草澤、常有弊瘵、通因慧明道人北遊、裁通其情、
古人不以形疏致淡、悟涉則親、是以雖復江山悠邈、不面當年、至
于企懷風味、鏡心象跡、佇悅之勤、良以深矣、緬然無因、瞻霞永歎、
順時愛敬、致因行李、數有承問、伏願彼大眾康和、外國法師休

納上人以悟發之器而遊茲淵對想閑究之功□□蓋過半之思故以每惟乖闊慨愧何深此山僧清常道戒彌厲禪隱之餘則惟研惟諸惻惻穆穆故可樂矣弟子既已遂宿心而覩茲上軌感寄之誠日月銘至遠法師頃恆履宜思業精詣乾乾宵夕自非道用潛流理為神御孰以過順之至湛氣若茲之勤所以憑慰既深仰謝逾絕去年夏末始見生上人示般若無知論才運清儁旨中沈允推涉聖文婉而有歸披味殷勤不能釋手直可謂浴心方等之淵而悟懷絕冥之肆者矣若令此辯遂通則般若眾流殆不言而會可不欣乎可不欣乎然夫理微者辭險唱獨者應希苟非絕言象之表者將以存象而致乖乎意謂答以緣求智之章婉轉窮盡極為精巧無所間然矣但暗者難以頓曉猶有餘疑一兩今輒題之如別想從容之暇復能纖為釋之論序云般若之體非有非無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下章云異乎人

者神明故不可以事相求之耳。又云、用即寂、寂即用、神彌靜、應逾動。夫聖心冥寂、理極同無、不疾而疾、不徐而徐。是以知不廢寂、寂不廢知、未始不寂、未始不知。故其運物成功化世之道、雖處有名之中、而遠與無名同。斯理之玄、固常所彌昧者矣。但今談者所疑于高論之旨、欲求聖心之異、爲謂窮靈極數、妙盡冥符耶、爲將心體自然、靈怕獨感耶。若窮靈極數、妙盡冥符、則寂照之名、故是定慧之體耳。若心體自然、靈怕獨感、則羣數之應、固以幾乎息矣。夫心數既玄而孤運其照、神淳化表、而慧明獨存、當有深證、可試爲辨之。疑者當以撫會應機、覩變之知、不可謂之不有矣。而論旨云、本無惑取之知、而未釋所以不取之理。謂宜先定聖心所以應會之道、爲當唯照無相耶、爲當咸覩其變耶。若覩其變、則異乎無相。若唯照無相、則無會可撫。既無會可撫、而有撫會之功、意有未悟、幸復誨之。論云、無當則物無不當、無是則物無不是。物無不是、故

是而無是，物無不當，故當而無當，夫無當而物無不當，乃所以爲至當，無是而物無不是，乃所以爲眞是。豈有眞是而非是，至當而非當，而云當而無當，是而無是邪。若謂至當非常當，眞是非常是，此蓋悟惑之言本異耳。固論旨所以不明也。願復重喻，以祛其惑。矣論至日，即與遠法師詳省之，法師亦好相領得，意但標位似各有本，或當不必理盡同矣。頃兼以班諸有懷，屢有擊其節者，而恨不得與斯人同時也。（高僧傳六）

周續之

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居豫章之建昌，師事太守范甯，後入廬山事釋慧遠，義熙中，劉毅鎮姑孰，命爲撫軍，又徵太學博士，劉裕辟爲太尉掾，並不就。宋受禪，以講經召至，爲開館郭門外，尋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案隋志注晉末有徵士周祗之集一卷疑卽續之誤）

答孟氏問有祖喪而父亡服

孟氏問曰嗣子今為孟使君持重光祿喪庭便無復主位于禮云何周續之荅禮無聽然之文然意謂嗣子宜兼持重正位之喪豈可闕三年正主邪

又問曰若嗣子兼持重者光祿喪次親有廬邪又荅曰禮之倚廬在東牆下蓋是寢苫枕凷之處非接賓位也謂寢息之所宜在親之殯宮于光祿喪庭若賓客饋奠凡是有事然後之喪所已則還廬次然今代皆以廬為接賓之位位則二處從禮之變亦宜兩設也

又問葬奠之禮何先何後又荅禮云父母之喪偕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其葬服斬縗已例而推光祿葬及奠虞皆宜先于情則祖輕于尊則祖重並通典九十七

荅臧處士書

見重申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不同乃卽欲

更言所懷。一日待法師坐相其求君意云氣力小佳當自行酬因君論旨兼有所見也僕是吕不復稍居其燭火須成而因上君云審分命者乃是體極之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于應報而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皆不甚言于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廣弘明集二十

難釋疑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即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侶未照其本耳禍善莫驗亦僕所常惑雖周覽六籍遍深其滯及覩經教始昭然有歸故已先覺語當今之學者也君子爲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于冥中餘慶之言存于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爲當宅情于理任而弗營耶爲忘懷闇昧直置而已耶若宅情于理則理未可喻善惡紛互逆順莫檢苟非冥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非坐忘事至必感感因于事則情亦升降履信獲祐何能不

慶爲惡勿罰、焉得無怨、雖欲忘懷、其可得乎、靖求諸己、其效明矣、又勸教之設、必傷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一塗而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昧于爲言、是以塗車芻靈、堂室異詣、或顯其遠、或徵其近、今循教之徒、不苟求于分表、飲和之士、自守足于仁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不濫、而神明之賾、蘊于妙物、豈得頫循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敎反、理與言違、夷齊自得于安忍、顏冉長悲于履和、恐有爲之言、或異于此、若商臣之徒、敎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于魯國、則分命所鍾、于何而審、元明之唱、更爲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滅以善薄受禍、郄宛以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故洗心以懷宗、鍊形以闇道、拔無明之沈根、翳貪愛之滯網、不祈驗于冥中、而影響自徵、不期存于應報、而慶罰已彰、故能反步極、水鏡萬有、但微明之道、理臨

常域，堯孔拯其祖，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乖敘多年，聊以代勤，來論又以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善一惡，無關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疏而遂失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于日用，交賒昧乎理緣，故或乖于視聽耳，山崩鍾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可以少悟矣。廣弘明集二十

王義興

義興，晉末為中郎。

因災異上表

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蟲粟，陛下自以聖德何如也。御覽八百四十，晉末荊州人雨粟化為蟲，中郎王義興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二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陸善

已下皆晉人，不知當何帝時，彙錄一卷俟攷

善爵里未詳。疑陸喜之誤，各本皆作善，不敢臆定

長鳴雞賦

美南雞之殊偉，察五色之異形，何伺晨之早發，抗長音之逸聲。藝文類聚九十一

孫承

承爵里未詳。案吳志孫桓傳注引吳書，桓從孫丞字顯世，引文士傳丞作螢火賦行于世，仕孫晧為黃門侍郎，吳平赴洛，為范陽涿令，永安中陸機請為司馬，與機俱被害。晉書陸機傳作孫拯，未知即其人否

嘉遯賦

有嘉遯之玄人，含貞光之凱邈，靡薜荔于苑柳，蔭翠葉之雲蓋，揮修綸于洄淵，臨崢嶸而式墜，淅清風以長嘯，詠九韶而忘味，若乃

御有撫生應物宅心曜華春圃凋葉秋林振藻揚波淸探玄陰形猶與呂徒靡神曠寂而難尋渾無名于域外和旦中呂草音于是混心齊物遨翔容與薄言采薇收蘿中野朝觀夷陸夕步蘭渚仰弋鳴雁俯釣魴鱮遊無方之內居無形之域詠休遊之貞亨築天心而觀復委性命于玄芒任吉凶而靡緣藝文類聚三十六

王慶

慶爵里未詳

釣魚賦

然後抽纖繳振修竿垂銀鉤逆金丸懸魪餌掛鴻纖連翩雲際湍滑漪瀾藝文類聚九十六

李秀

秀爵里未詳

四維賦並序

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為局截木為棊取象元一分而為二准陰陽之位擬剛柔之策而變動云為成乎其中

世有哲人黃中通理探賾索隱開物達始造四維之妙戲邈眾蓺之特奇盡盈尺之局乃擬象乎兩儀立太極之正統班五常之列位剛柔異而作配趨舍同而從類或磐紆詰屈連延駱驛或間不容息舍棊則獲圍成求合驅棊先出九道並列専都獨畢 藝文類聚七十四御覽七百五十五

劉謐之

謐之爵里未詳藝文類聚引為晉人

龐郎賦 一作龐郎

坐上諸君子各各明君耳聽我作文章說此河南事 初學記十九引劉謐之龐郎賦

其頭也則中骼而上下銳頷平而承枕四起 初學記十九引龐郎賦又御覽三百八十

二引龍郎賦

迷賦

龍郎居山中，稀行出朝市，遊來到豫章，因便造人士，東西二城門，赫奕正相佀，向風徑東征，直去不轉耳。御覽四百九十

下也。賦疑即龍郎賦、龐郎賦、迷賦之誤

頭戴鹿心帽，足著狗皮靴，面傅黃灰澤，髻插蕪菁花，男女四五人，背如燒蝦蟆。御覽六百八十七

與天公牋

昔申酉之際，遭澇旱流爊，今子亥之歲，値堯水滔天，火延燒其廬，水突壞其園，何小人分頓偷雙船，由是行無擔石，室如懸磬。御覽七百七十又八百二十四

體戰身噤，脫衣凍坐，猶詹公借袍，南城送火。藝文類聚六十七御覽六百九十三

在于建鄴之邑，始得數年相助，方欲教奴學耕，使婢執杯。初學記十九

陳仲欣

仲欣爵里未詳。

拜時婦奔喪議

夫拜時出于末代，或恐歲有忌，而吉日不辰，有此變禮，既無文于古，及其損益，故當使今之情制，不失古之義旨，亦宜以前事之得中者，爲後事之元龜，輒尋今人拜時，壻身發蒙，交拜者往往長迎，而盡婦人之禮。案記，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夙興沐浴，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則與拜而長迎，然後婦禮乃備者，不相依準。至于三月廟見，鄭玄云，以舅姑沒者耳，若以三日擬三月，施之二親沒，則可，若其親尚存，豈容借言，乃以衆人所行失禮之事，反議許長迎而爲非，則是賤于準禮，而貴于衆失，可得然乎。又記云，娶女有吉日而死，壻以齊縗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然。又在塗之女，而夫父母沒，布深衣以赴喪。又記云，女未廟見而死，雖不祔于王姑，而壻

不杖、歸葬于女氏、示未成婦、鄭玄云、雖不備喪禮、猶爲服齊衰、依準古義、無不赴哀之文、若苟以今失爲是、而以古禮先儒爲非、人則末如之何、夫拜時雖非古、既交拜、亦敬愼重正、但未見婦于姑、然夫妻之分定矣、若謂猶非定、則女子可冒絳紗、使他丈夫發而相見拜、以爲壻、輒可委去、女子之分、固若是乎、夫稱妻者、係夫之言、稱婦者、有姑舅之辭、凡娶妻誠盡婦禮、所以事其所生、而代中有三日行敬、或上堂見姑、又設有甲乙二親不存、娶妻雖已三日、無可致敬、又未烝嘗、則與拜時未敬舅姑、事殊而理同、豈關今人以爲非妻乎、由斯而言、迎婦入家、發蒙交拜、夫妻之禮定、致敬舅姑、爲婦之禮畢、以明婦順耳、情禮不相背、故可推情以言禮、凡人有喪、猶或悽愴、況已入夫門、而不卹其哀乎、若謂與古禮相準而合情者、夫家尚中祥、祥日可赴哀、赴哀而情敝伸矣、通典九十九

又書

庾揚州以拜舅姑擬之廟見，同先配而後祖，謬陳鍼子之譏鄭忽，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鄭云：配謂同牢食而後祭，無其敬神心，故曰誣其祖。未三月而祭，非禮也。又記曰：婦共牢食，沐浴俟明，乃見舅姑，以明婦順。今當思禮傳所以同異，而謬以拜時爲先配後祖，未是尋書之意也。且代人三日先配及同牢行禮，不以爲嫌。又今人拜時，皆未施敬舅姑，誠準婚已交禮未及三日故也。設有婚未三月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三月，則是與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例，不得云異。通典

九十

九

裴主簿

主簿，失其名。

寡叔母歸宗未嫁暴亡服議

晉有問曰：甲叔母乙寡，守節十餘年，其母在，兄壬迎乙還家，景求

婚于壬，壬意許定，已剋吉日，而乙暴亡，甲應有服否，裴主簿議，凡秉節遂志，義不二醮者，固必枉漸慮始，專于夫家，何得假跡晨昏以之媒幣，奈以爲景壬交幣之辰，則甲乙義絕之日。通典九十九

許參軍

參軍失其名。

駁裴主簿議

乙喪夫無子，勵操十載，心期同穴，志固金石，雖潛交媒幣，而乙不與知，苟聘至之非我，則無愧于幽明矣，昔宋姬守志，梁寡爲行，焚身毀形，焉知景至之時，乙無若人之絜，疑必從重，重則宜服，予固以爲不應絕也。通典九十九

王虞

虞，爵里未詳。

答顧氏問

顧氏問王虞云，從外弟婦亡未葬，今服訖，又無子，其夫便是喪主，當時除服否。答曰，禮云，主喪者不除，其丈不別喪之輕重，須俟葬訖，不知世人有妻喪用此禮否。通典一百三

王該

該，爵里未詳。

日燭

原夫至道之典，暢生死之源，標善惡之報，啟陵化之津，訓戒明白，縷羅備矣。然信言不美，交繁辭宕，累冥絕昧，重淵隔浪，是以學者未得其門，或未之畱意，聊抒破泡之遠音，適爲里巷之近曲，假小通大，儻可接俗，助天揚光，號曰日燭。陶先覺之宏謨，啟玄管于靈門，周太虛以遊眺，究淼蕩而無根，履地勢于方局，冠圓天于覆盆，緬三界之寥廓，遊二氣之氤氳，尋大造之冥本，測化育之幽根，形假四大而泡散，神妙萬物而常存，彼良民之達分，故哀生而怡魂，

夫含氣之倫、其神無方、蠢爾之類、其質無常、寄若水勢、託若火光、
隨行繾綣、迭枯迭芳、往來出沒、冥冥茫茫、洪海環流、大變輪迴、乘
彼遠漂、濟來揭階、宛轉三塗之中、沈滯八難之圍、慜企竅之無期、
悼客作之有歸、瞻崇德之可速、鑒取凶之宜遲、斯成務之易覩、匪
先見之動微、五福起于履是、六極構于蹈非、理感自然、冥對玄凝、
禍兮誰造、禍兮孰興、水運鑪卑、人道惡矜、豐因豐積、祉緣謙升、童
孺正而鬼退、丈夫邪而魅陵、覽形聲之兩偶、效休咎之雙徵、理投
思而合契、迹望目而相應、若圓輪之抱規、猶直柄之附繩、蒼犬出
于帝父、黃能資于聖子、聿微化而不救、奚天屬之云恃、諒求福之
在躬、信爲仁之在己、荅吹吸其靡常、卻忽往其何止、彼非人之什
伐、豈無氣之所始、悲婉孌之夭徂、還託生于家豕、肯鞠育而懷抱、
今屠割㠯爲禮、神居妙而恆我、形受變而易體、未一旬而相忘、可
長歎而流涕、夫闇愚其皆然、匪伊人之獨偏、察冥孕于嘉瓠、悟繁

庭于蟲豸、喻零霖其猶希、若幡旌之倒米、爲囂囂㠯日日、誰識伏

而達僞、匪余情之能測、謬聞之㠯如是、若夫倒置之族、噱噱徒生、

兵風既至、忽然潛征、神道雖昧、鬼法尤明、徘徊中陰、徂彼鐵城、宵

絕望舒、晝無曜靈、身造笮勞之檻、足蹈炎炭之庭、刀岳霜鋩㠯積

刃、劍林翹鋒而肅精、陶銅汪洋㠯海涌、巨鑊波沸而雷鳴、閻王領

闕、卒傷執斂、三劫一奮、八千累羅、鵂鶹利嘴、煌煌火車、銳釘機槍、

狡狗擬牙、婬徒燋于幻柱、饑囚枯于塵沙、貧瘵妙之靈質、益痛裂

之易加、永煩冤㠯彌劫、安斯酷之可過、三六峻網、弗可裂纏、千條

殊劇、萬端異苦、靡喘息而不經、俄聿來而忘字、予略一朝㠯言之、

將終年而震楚、爰有五德無玷、十淑道全、夕惕苦逝、慶升九天、寶

殿晃昱、高構虛懸、瓊房兼亘、瑤戶摩千、金門煥水精之朗、玉巷耀

琉璃之鮮、珠樹列于路側、鸞鳳鳴于條間、芳華神秀而粲藻、香風

靈飄而飛煙、想衣斐疊㠯被軀、念食芬芳㠯盈前、彼曦和之長遊、

永一日而萬年、無事爲以于性、常從容于自然、映光藥之爍爍、眇輕騰之翩翩、究妙音之至樂、窮有生之遐延、捨陋世而上濟、件超倫之高邈、然夫饗茲舊德、日用玉食、厥土不毛、罔施稼穡、積畜雖多、焉有不竭、齡祚雖修、終焉歸滅、三蓄起而宮宇散、七證至而天祿絕、會大秋以考落、混椿菌之無別、是以如來大聖、三達洞照、哀我罔蒙、曉了道要、善權灑落、或麤或妙、如溟海之運流、若天日之垂曜、上士虛懷忘其言、中才負志執其教、教無定方、適物所由、宜陸以車、應水以舟、敷設云云、廣衍悠悠、騁未塞乎三百、要指在乎一幽、握眾玄之綱領、遺毛目于綱裘、宏範大訓、展我智分、治無不均、質有利鈍、虛往實歸、各足方寸、愚黠並誘、龍鬼俱化、萬塗叢歸一由般若、譬彼濟海、非船莫過、驅萬動于道場、畢無爲而息駕、本夫三乘之始、同歸一無、才照各異、致用參殊、應眞忘有而求空、遂耽空而恬愉、緣覺究眾于如微、爰邈玄而弗居、雖妙迹其再喪、猶

有道而未虛、閑士解拘于都肅、作無存其焉除、惜之辭于鑒先、鐫之冥乎意初、理重深而絕韻、嗟鬼諒而業謝、自古在昔、先民有遇、堂堂蔭映、躬受聖喻、嘲嘲羣黎、耳目仰注、或發蒙于一咳、或革面于一噈、並因言而陵化、未有人而不度、善逝迄今、道運將衰、大教雖存、味之者希、栴檀與蓼蘇同芬、夜光與熠燿齊暉、于氏超世、綜體玄指、嘉遯山澤、仁感虎兕、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窮谷、枯泉漱水、闕叟登霄、衞度像軌、咸淡泊于無生、俱脫骸而不死、今則支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沖粹、神風清蕭、一言發則蘊滯披、三幡著則重冥昭、見之足以洗鄙吝、聞之可以落矜驕、孫濯流以逸契、詠遂初于東皋、何深味以棲素、輕大寶于秋毫、道風之所扇蕩、深遠之所道遙、才不難則賢不貫、愚不笑則聖不高、遠聲見陋于近耳、孰能忘味于闇韶哉、奚適非道、何之無神、理有精麤、物有產真、大居細君、小爲碩臣、羽隸隸乎金翅、甲屬屬乎須倫、兩儀宗于太極、

衆星繫于北辰是曰九十六種枝條繁張輕道重根躁廢靜王具曰予聖各鎮一方或移山而住流或倏忽于存亡命天衣之彩粲嘯靈厨之芬芳曜叔振旅之囚化恭化礫石之琳瑯將變幻之崇奇惜有待之無長斯乃數內之甘醇弗如至道之糟糠者也逮乎列仙之流練形之匹熊經鳥伸呼吸太一夕餐榆陰與素月朝挹陽霞與朱日赤斧長生于服丹涓子翻飛于餌朮安期以視于松喬家豐人輕舉于柏實彼和液之所染足支年而住質中不喪而外猶徙登雲而殞卒俱括囊曰堅卵囷同門而共出理未升于顏堂永封望乎孔室貴乎能飛則蛾蝶高翥奇乎難老則鼉蛇修考伊逆旅之遊氣唯心玄之可寶存形者不足與論神抑俗者未可與言道道乎奚言無問無對諮者則窮應者負內默之斯通語焉則匱當于素珠與謫道吾成罔象與無謂杌然寂泊玄酬有嚴宗鑽浮響莫悟冥音希之彌錯投之愈沉鄙人其逝爲誰匠椹設筌蹄

乎淵沓俟魚兔乎川林倘得意于談表其目擊而廢心無運眹倏
往矣斯復忽立賢逵忽如涉術于師誕化肇過一六葹氏方隆仰
期仁育孰云數遊脩若瞬目孌攣雖迅緣偃靡窮彼無本標我有
始終假步炯電之末託息石飆之中知畏塗而驚寇迷靡欲之致
戎瞀遠勝而婪近謂奢儉而驕豐不防枯于未飄既零落于勁風
思反溺而更秀結萬悔其朔充是目大誓之徒燒指穿石冥期無
待志與心歡啟智蹔崇蠶壁拔津劍揮戒哉想將萌而爽斬情向
兆而剪刺堵六賊于胸中休五道之長役拱已內治總持法忍三
世都寂一心豁豁寄耳無明窩目莫準塵壁空落穢與虛隕廓焉
靈悟因權作舟普濟安度大悲誰慾託遂盧目和光常遊君乎冥
泯任天行與物化如蹈水之無紾若乃妙變神奇理不思議大千
舞于指掌芥子含于須彌四海宅于毛孔七寶永于刼移可信而
不可尋可由而不可知非談詠之所宣惡毫素之能披善乎優陀

之言也，使夫智者游于天下，人有百頭，頭有百舌，舌解百義，辯才鋒逸，合茲人吕讚道，猶萬分而未一，唯覺覺之相歎，乃敢暢而彰悉，竊愍昧之固陋，託狂簡而仰述，抗螢燭之炯炯，欲增暉吕毘日者歟，嗟乎方外靈藏，希遐誕宕，衆妙淵玄，羣奧無量，小成弗藉大言，攢喪川德之厚，于何不有，驚聽洪聳，駭耳崇息，夏典載其掌握，荒經列其戶牖，周既逵而未盡，信齊諧之小醜，見鵬鯤而標大，不覩鳥王與魚母，吁乎噫嘻，奇桀之事，積籍眇漫，焉可稱記，伊皇覽之普綜，足探幽而體異，何近顧于剖玉，又碩誕乎火熾，況下斯而束教，趣羿孔之權餌，常專專而守檢，懼越蹈于所伺，並廢理吕證言，莫觸類吕取意，徒宏博而繁構，更益猜而致恩，惜飾智之惜物，故收躬而檢思，寄一隅于使指，俟儀信于明識者乎。十三　弘明集

王齊之

齊之，爵里未詳。

薩陀波崙讚 因諸般若經變立讚

密哉達人，功立蘐葉，龍潛九淵，文明未接，遁通其會，神疏其轍，感夢魂交，啓茲聖哲。

薩陀波崙入山求法讚

激響窮山，憤發幽誠，流音在耳，欣躍晨征，奏命宵遊，百慮同冥，叩心在誓，化乃降靈。

薩陀波崙始悟欲供養大師讚

歸塗將啓，靈關再闢，神功難圖，待損而益，信道忘形，歡不期適，非伊哲人，孰探元策。

曇無竭菩薩讚

亹亹淵匠，道元數盡，譬彼大壑，百川俱引，涯不俟津，塗無旋軫，三流開源，于焉同泯。

諸佛讚 因常啼念佛爲現像靈

妙哉正覺體神已無動不際有靜不鄰虛化而非變象而非摹映彼眞性鏡此羣龕（廣弘明集三十九）

沈嘉

嘉爵里未詳（閣帖題晉太守沈嘉長書而帖但作嘉穆文云沈嘉字長茂今檢晉書未見）

書

十二月十三日嘉頓首頓首歲有感懷深寒切想各平安僕勞弊遺不具沈嘉頓首頓首（淳化閣帖三）

王循

循爵里未詳（閣帖題晉王循書大觀作中軍將軍今檢晉書未見）

書

七月廿四日循遜頓首秋月感思深得近示為慰餘熱比復可不僕疾患故爾不平復頓勿力書不盡王循遜頓首（淳化閣帖三褚遂良羲之書目有阿遜帖當是人名）

謝璠伯

璠伯未詳。閣帖題云晉散騎常侍

書

此計江東精兵。不可卒得。唯當善養見者。而事處日多。如比來處懷賀已萬端。淳化閣帖三

劉瓌之

瓌之。爵里未詳。閣帖釋文瓌之字元寶仕至御史中丞大觀帖作晉中丞令檢晉書未見

書

瓌之頓首頓首。末陽遠感罔知。有忠耿耿。知已自屈。恨不相見。力及不比望。瓌之淳化閣帖三

謝發

發。爵里未詳。

書

晉安素自强壯，且年時尚可，當延遐期，豈謂奄至于此，自非遠近二三惋愕不能已已，未欲旨問，悲酸悒悒，想不久可得還耳，執筆惻感。淳化閣帖三。案此帖無姓名，已爲謝發，未知何據。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三終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列女

嚴憲

憲京兆人魏杜有道妻年十八而寡子植爲南安太守女韡爲傅玄繼妻

與從子秦州刺史杜預書

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晉書列女杜有道妻嚴氏傳）

阮氏

阮氏阮咸之姑

答阮咸書

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遥集于上楹可字曰遥集也（世說任誕篇注引阮孚別傳）

鍾琰

琰潁川人，太傅繇曾孫女，司徒王渾妻，有集五卷。

遐思賦

惟仲秋之慘悽，百草萎悴而變衰，燕翔逝而歸海，蟋蟀鳴而相追。坐虛堂而無寥，嗟我心之多懷，悵遐思而內結，嗟爾萋任，邈不我留。諒民生之未幾，吾何為其多愁？涼風蕭條，露霑我衣，憂來多方，慨然我懷，感飛鳥之反鄉，詠衞女之思歸，于是周遊容與，逍遙彷徨，悲民生之局促，願輕舉之遐翔。藝文類聚三十四

鶯賦

嘉京都之鶯鳥，冠羣類之殊形，擢末軀于紫闥，超纇御乎天庭，惟節運之不停，懼龍角之西頹，慕同時之逸豫，悲商風之我催。藝文類聚九十二

衞氏

衞氏、太保瓘女、

與國臣書

先公名諡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晉書衞瓘傳

湛氏

湛氏、豫章新淦人、陶侃母、

封鮓反書責陶侃

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也、御覽八百六十二引世說 又晉書列女本傳小異

辛蕭

蕭、散騎常侍傅統妻、有集一卷、

芍藥花頌

煒煒芍藥、植此前庭、晨潤甘露、晝晞陽靈、曾不踰時、荏苒繁茂、緑

葉青蔥應期吐秀細蕊攢挺素華菲敷光譬朝日色豔芙蕖娥人是採以廁金翠發彼妖容增此婉媚惟昔風人抗茲榮華聊用興思染翰作歌藝文類聚八十一

菊花頌

英英麗草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曜金華布濩高原蔓衍陵阿陽芳吐馥載芬載葩爰採爰拾投之醇酒御于王公以介眉壽服之延年佩之黃耇文園賓客乃用不朽藝文類聚八十一

燕頌

翩翩玄鳥載飛載揚頡頏庭宇遂集我堂銜泥啄草造作室房避彼湫隘處此高涼孕育五子靡夭靡傷羽翼既就縱心翱翔顧影逸豫其樂難忘藝文類聚九十二

于氏

于氏成帝時散騎侍郎賀僑妻

上表言養兒子率爲後 咸和五年

妾昔初婚醮歸于賀氏胤嗣不殖母兄羣從以妾犯七出數告賀氏求妾還妾姑薄氏過見矜愍無子歸之天命婚姻之好義無絕離故使夫僑多立側媵僑仲兄羣哀妾之身恕妾之志數謂親屬曰于新婦不幸無子若羣陶新婦生前男以後當以一子與之陶氏既產澄發二男其後子輝孕羣郎白薄若所育是男以乞新婦妾敬諾拜賜先爲衣服以待其生輝生之日洗浴斷臍妾郎取還服藥下乳以乳之所陶氏時取孩抱羣恆辭止婢使有言其本末者羣輒責之誠欲使子一情以親妾而絕本恩于所生輝百餘日無命不育妾誠自悲傷爲之憔悴姑長上下益見矜憐羣續復以子率重見鎮撫妾所以訖心盡力皆如養輝故率至于有識不自知非妾之子也率生過周而僑妾張始生子纂于時羣尚平存不以爲疑原薄及羣以率賜妾之意非惟以續僑之嗣乃以存妾之

身妾所㠯得終奉烝嘗于賀氏緣守羣信言也率年六歲纂年五
歲羣始喪亡其後言語漏洩而率漸自嫌為非妾所生率既長與
妾九族內外儕姑姊之親而白談者或㠯僑既有纂其率不得久
安而妾子若不去則是與為人後去年率即歸還陶氏僑時寢疾
曰吾母兄平生之所其議也陌上遊談之士遽能深明禮情當與
公私共論正之尋遂喪亡率既年小未究大義動于游言無㠯自
處妾亦婦人不達典儀唯㠯聞于先姑謂妾養率㠯為己子非所
為人後也妾受命不天嬰此煢獨少訖心力老而見棄曾無蜾蠃
式穀之報婦人之情能無怨結備論其所不解六條其所疑十事
如左夫禮所謂為人後者非養子之謂而世之不深案禮文恒令
此二事㠯相疑亂處斷所㠯大謬也凡言後者非並存之稱明死
乃至哀死不先養今乃㠯生為人子亂于死為人後此妾一不解
也今談者㠯僑自有纂不嫌率還本也原此失禮為後之意傳曰

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今倫上非大宗卒不爲人後何係于有纍與無纍乎此妄二不解也夫㠯支子後大宗者爲親屬既訖無㠯序昭穆列親疏故係支于宗使百代不遷故有立後之制今㠯兄弟之子而比之族人之子後大宗此妄三不解也凡爲後者係其本親一等㠯成人之性奉父母之命而出身于後豈不異嬰孩之質受成長于人不識所生惟識所養者乎鄙諺有之曰黃鷄生卵烏鷄伏之但知爲烏鷄之子不知爲黃鷄之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㠯義合之後比成育之子此妄四不解也禮傳曰爲人後者爲所後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義比于子而恩非子也故曰爲後者異于爲子也今乃㠯爲後之公義奪育養之至恩此妄五不解也與爲人後者自謂大宗無後族人又既已選支子爲之嗣㠯今人之中或復重爲之後後人者不二之也自非狗爵則是貪財其舉不主于仁義故尤之也非謂如卒

爲嫡長先定庶少後生而當以爲識此妾六不解也妾又聞父母之于子生與養其恩相半豈包胎之氣重而長養之功輕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故服三年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凡此所歎皆養功也螟蛉之體化于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焉由此觀之乳哺之義參于造化也今率雖受四體于陶氏而成髮膚于妾身推燥居溼分肌損氣二十餘年已至成人豈言在名稱之閒而忘成育之功此妾一疑也夫人道之親父子兄弟夫婦皆一體也其義父子手足也兄弟四體也故曰兄弟之子猶己子故以相字也今更以一體之親擬族人之疏長養之實比出後之名此妾二疑也夫子之于父母其情一也而有以父之尊厭母之親以父之故斷母之恩以父之命替母之禮其義安取蓋取尊父命也凡嫡庶不分惟羣所立是君命制于臣也慈母如母生死勿息

是父命之行于子也妾之母率尊命則出羣之成言本義則僑之猶子討恩則妾之懷抱三者若此而今棄之此妾之三疑也諸葛亮無子取兄瑾子喬爲子喬本字仲慎及亮有子瞻以喬爲嫡故改字伯松不以有瞻而遣喬也蓋以兄弟之子猶己子也陳壽云喬卒之後諸葛恪被誅絕嗣亮既自有後遣喬子攀還嗣瑾祀明恪若不絕嗣則攀不得還亮近代之純賢瑾正達之達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陷子弟于不義而犯非禮于百代此妾四疑也春秋傳曰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言爲己子取而字之傳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往而承之也取而字之者母也往而承之者子也在母母之仁也則蜾蠃之育螟蛉在子子之義也則成人之後大宗也苟能別以爲己子與爲人後之子不同文也則可與求禮情矣以義相況則宗猶父也父猶母也莊姜可得子戴嬀之子繫之于夫也兄弟之子可以爲子繫之于祖也名例如此而論

者弗顧此事五疑也董仲舒一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中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夫異姓不相爲後禮之明禁仲舒之博學豈闇其義哉蓋知爲後者不鞠養鞠養者非後而世人不別此事六疑也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爲予奪不亦明乎今說者不達養子之義唯亂稱爲人後此事七疑也漢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養之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其鄉邑錄淑所養

子還繼奈氏之祀異姓尚不為嫌況兄弟之子此妄八疑也吳朗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為周氏所養周氏又自有子時人不達者亦譏逸逸敷陳古今故卒不復本姓識學者咸謂為當矣此妄九疑也為人後者止服所後而為本父服周一也女子適人降所生二也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三也諸侯之庶子不得服其母四也庶子為王不敢服其母五也凡此五者皆制人情禮稱以義斷恩節文立焉率情立行者夷狄之道也愚世人不能錯綜禮文表裏仁義亂于大倫故漢襄以諸侯嗣天子各還尊其私親以為得周公嚴父之義而不知其大悖國典夫未名之子死而不哭既名之後哭而不服三殤之差及至齊斬所禀所受其體一也而長幼異制等級若此又今世人生子往往有殺而不舉者君子不受不慈之責有司不行殺子之刑六親不制五服之哀資容不修弔問之禮豈不以其蠢爾初裁未爽于人乎生而殺之如此生而

棄之、受成長于他人、則追名曰本吾子也、乃全責召父子之恩、自同長養之功、此妄十疑也、通典六十九

衛鑠

鑠字茂猗、河東安邑人、廷尉衛展女、江州刺史江夏李矩妻、善鍾繇書法、世稱衛夫人、王羲之師事之、子充、中書侍郎、亦善楷法、案晉書李充在文苑傳、別有李矩字世迴、平陽人、非即此

與釋某書

衛稽首和南、近奉敕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廿、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眞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淳化閣帖五

筆陣圖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鉤、昔秦丞相斯見

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于其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纔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筆要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强者其硯取煎涸新石潤澀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膠十年已上强如石者爲之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凡學書字先學執筆若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芟波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書先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

從其消息而用之、

一　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

丶　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

丿　陸斷犀象、

乚　百鈞弩發、

丨　萬歲枯藤、

㇏　崩浪雷奔、

㇆　勁弩筋節、

右七條筆陣出入斬斫圖、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圓備如篆法、飄颺灑落如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爲一字、各象其形、斯超

妙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上虞製記唐張彥遠法書要錄一御覽七百四十八　案朱長文墨池編目此爲王羲之書論長文又云舊傳右軍所作後見張彥遠要略目爲衛夫人之辭

謝道韞

道韞安西將軍謝奕女江州刺史王凝之妻有集二卷

論語贊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庶則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歸宗粹者乖本妙極令終嗟我懷矣興言攸同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矣藝文類聚五十五

陳窈

窈武平都尉陶融妻有集一卷

箏賦

伊夫箏之爲體惟高亮而殊特應六律之修和與七始乎消息括

八音之精要超眾器之表式后夔創制子野考成列柱成律旣和且平度中楷模不編不盈總八風而熙泰羌貫微而洞靈牙氏攘袂而奮手鍾期傾耳以靜聽奏清角之要妙詠騶虞與鹿鳴獸連軒而率舞鳳踉蹌而集庭汎濫浮沈逸響發揮翕然若絕皎如復迴爾乃祕豔曲卓礫殊異周旋去留千變萬態（藝文類聚四十四又初學記十六引二條）

李氏

李氏東陽太守袁宏妻

吊嵇中散文

宣尼有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自非賢智之流不可以褒貶明德擬議英哲矣故彼嵇中散之為人可謂命世之傑矣觀其德行奇偉風韻劭邈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風之過松林也若夫呂安者嵇子之良友也鍾會者天下之惡人也良友不可以不明明

之而理全惡人不可以不拒，拒之而道顯，夜光非與魚目比映，三秀難與朝華爭榮，故布鼓自嫌于雷門，礫石有忌于琳琅矣。嗟乎，道之喪也，雖智周萬物，不能違顛沛之難，故存其心者，不以一眚累懷，檢乎迹者，必以纖芥爲釁。慨達人之獲譏，悼高範之莫全，凌清風以三歎，撫茲子而悵焉。聞先覺之高唱，理極滯其必宣，仰千載之大聖，期五百之明賢，聊寄憤于斯章，思慷慨而炫然。御覽五百九十六

陳玢

玢，都水使者徐藻妻，有集五卷。

石榴賦

惟木之珍，莫美石榴，耀鮮葩于青春，結芳實于素秋。御覽九百七十

陳琰

琰，海西令劉臻妻。隋志注作劉驎妻，有集七卷。

與妹劉氏書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勳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已敘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脩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淚感嬾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豔冠于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勳則聖檢恭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己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之識貴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耶可共詳之藝文類聚二十二

答舅母書

元方春秋始富德業亦隆弘道博文才質兼備冀志與時賜榮耀當年豈意一朝奄然長往元方沖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成三

從、亦既冠婚、雙舉允集、庶幾偕老、色養膝下、而殃厲橫流、艱禍仍遘、嫂姊傾逝、宗模永絕、姊方玄華、竝夭賊年、豈慮豈圖、禍降彌酷、良才夭于始立、崇基殞于一匱、仰痛殄滅、俯悼二弟、斯人斯命、當可柰何、年踰耳順、備經百罹、一紀之中、四遇至痛、目前廓然、三從靡託、窮悼中發、情馳難處、（藝文類聚三十四）

正旦獻椒花頌

旋穹（御覽作璇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暉、澄景載煥、美哉（晉書作標美書鈔作美彼）靈葩、爰采爰獻、聖容暎之、永萬於萬、（藝文類聚四又八十九晉書列女傳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初學記四御覽二十九又九百五十八）

獻春頌

玄陸降坎、青逵升震、陰祇送冬、陽靈迎春、（初學記三）

五時畫扇頌

炎后飛軌、引曜丹逵、蕤賓應律、融精協曦、五象列位、品物旨垂、兌

降素陝霞升青巘日月澄暉仙章來儀仰憩翠巖俯映蘭池靈柯幽藹神卉參差如山之壽如松之猗永錫難老與時推移藝文類聚六十九初學記二十五

進見儀

正月七日上人勝于人御覽三十

王劭之

劭之劉柔妻有集十卷

懷思賦

超離親而獨寄與憂憤而長俱雖亮分已自勉曾無閒乎須臾思遙遙而沖憾疾結滯乎肌膚憶昔日之懽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生而從容常欣泰已逸豫何逝迴之偏否獨遯隔于修路何恆鳥之將分猶哀鳴已告離況遊子之眷慕執殷思之可靡于是仲秋蕭索蓐收西御寒露宵零落葉晨布羨歸鴻之提提振輕翼而高

舉志眇眇而遊馳悲離思而嗚咽彼遇物而推移何予思之難泄聊譬喻曰寄懷悵辭鄙而增結藝文類聚二十 初學記十七

春花賦

千葩聚其昭晰兮百卉蒨而同榮蘭菌翹以含芳兮芝蒲振而沈馥翠穎競臻衆條頻英或異色同形或齊芳殊制自然神奇不可勝計爛若羅宿之垂光灼若隋珠之宵列爽若翡翠之羣翔練若珊瑚之映月詩人詠以託諷良喻美而光德進工女于妙規飾王后之首則藝文類聚八十八

姜嫄頌

英英姜嫄實德之純肇承靈瑞武敏是遵誕育岐嶷睨贊皇綸播馥之諷萬葉攸循

啟母塗山頌

塗山靜居玄郎悟幾大禹至公過門不歸明此道訓孩胥是綏仁

晳呂成永繫天暉。藝文類聚十五

靈壽杖銘

穠穠鮮豁秀彼崇嶸下澤蘭液上鑒芳霞貞勁內固鮮粲外昭耀質靈蓍作珍華朝杖之身安越齡松喬。藝文類聚六十九

夫誄

猗猗嘉穎朝陽方翹烈風嚴霜殞此秀條璇璣倏忽四序競征清商激宇蟋蟀吟檽。藝文類聚三十七

孫瓊

瓊松陽令鈕滔母有集二卷。

悼艱賦

伊奧命之不辰遭天難之靡忱夙無父之何怙哀煢疾以抽心覽蓼莪之遺詠詠肥泉之餘音經四位之代謝雖積祀而思深伊三從而有歸爰奉嬪于他族仰慈姑之恩和荷仁澤之陶渥釋裂服

吕斬衣代縗幘、吕縞布仰慈尊、吕飲泣撫孤墳、吕協慕遡飛廉之景散、偏驚風之所會、扶搖蒼而上躋、頹雲下而無際、頓余邑之嵩春、望峻陵而鬱𡸣、瞻空宇之寥廓、悲宿草之發生、顧南枝吕永哀向北風吕飲泣、情無觸而不悲、思無感而不集、藝文類聚三十四

箜篌賦

攷茲器之所起、實侯氏之所營、遂不假于琴瑟、顧無取乎竽笙、爾乃陟九峻之增巖、睎承溜之朝日、剖嶧陽之孤桐、代楚宮之椅漆、徵班輸之造器、命伶倫而調律、浮音穆吕遐暢、沈響幽而若絕、樂操則寒條早榮、哀曼則晨華朝滅、邈漸離之清角、超子野之白雪、然思超梁甫、願登華岳、路嶮悲泰、道難怨蜀、遺逸悼行、邁之離秋風、哀年時之速、陵危柱吕頡頏、憑哀弦吕躑躅、于是數轉難測、聲變無方、或冉弱吕飄沈、或頓挫吕抑揚、或散角吕放羽、或摠徵吕騁商、藝文類聚四十四初學記十六末有于是而已矣

后夔正樂、唱引參列、宋女揮絲、秦娥撫節、初學記十六

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

瓊聞興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服膺道教、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殞、喪殞半年、彥奄亡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藝文類聚十八

荅虞吳國書

咸和中避蘇峻亂于臨安山、吳國遣使餉饋、乃荅書曰、此果有胡桃飛穰、飛穰出自南州、胡桃本生西羌外國、外剛內柔、質似古賢、欲以奉貢、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七十一

與從弟孝徵書

省爾諷我以蠶鵲、乃戒以衛懿滅亡之禍、斯言惑矣、吾未之取、彼

衛懿之好民無役車之載鶴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若乃開圖郎于靈囿沃地舐乎神沼文魚躍于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脩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㠯陶豆殷紂著㠯玉杯而此聖㠯興彼愚㠯滅蓋置之失所如其無失來難可施乎 藝文類聚九十

與從祖虞光祿書

賜琉璃盌 御覽七百六十

公孫夫人序贊

夫人姓公孫氏會稽剡人也夫人資三靈之淯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照于齠齔四教成于弱笄慈恩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邊豆無闕猗歟夫人天姿特挺行高冰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穎猗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媛含德

來織動與禮遊靜呂義立 藝文類聚十八

羊氏

羊氏王倫妻

安石榴賦

振綠葉于柔柯垂彤子于纍房 御覽九百七十

張君平

君平未詳

與妹書

念諸里舍皆富財賄袿襹襲襚紛華照曜于是之際想汝懷愧 御覽六百九十一引婦人集　案婦人集宋司空徐湛之撰則君平必在宋已前張采已爲晉人今從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四終